

塘路的岁月老歌

余盛强

出了巷弄，便是塘路。
秋日阳光透过铅灰色的断云，在塘路两旁破落、爬满青苔的墙体上投下丝丝缕缕、深浅交错的光影。路上行人寥寥，店铺冷冷清清，依然保持了原来的市井气，仿佛时光被定格了一般。我漫不经心地徜徉着，塘路窄窄长长，弯弯曲曲，好似已到尽头，穿过路口，拐过角落，却柳暗花明又一村。

家门口的这条老路，乡亲们亲切地称为老塘路。塘路并不宽，仅三四米，勉强够两辆三轮车通行。但它的长度非常惊人，如果在高空俯瞰，犹如一条蜿蜒游动的长龙，它不仅贯穿了香桥、南潮、寨下等几个村子，向南延伸，一直通往汀田、莘埭、上望、东山等地，往北接连鲍田、海安、场桥等地，直至龙湾、永强，总长不下20公里。在上世纪90年代商业街通行之前，塘路一直作为温州平原上不可或缺、名符其实的经济交通动脉，也是家乡人的求学之路、谋生之路。

曾几何时，天刚蒙蒙亮，几声鸡鸣打破了乡村的宁静。丁零当啷，这时候，塘路上传来熙熙攘攘的声音，担筐卖菜的，到下洋干农活的，勤劳的村民纷纷踏上塘路，开始了忙碌的一天。父亲早早出门，要到塘路附近，大屋门口的理发店干活。我使劲地揉了揉惺忪的双眼，起了床，跟在父亲后面，跑出院子。

一出巷子，一个大庙赫然在目，杨府殿，我们管它叫杨老殿。杨老殿的墙高高耸立，龙头的翘角挑了出来。香炉上插满了正在燃烧的香和早已燃尽的香柄。每逢农历初一和十五，各地香客络绎不绝，前来祈福求安。

走哪啊？我似乎看到，杨府殿边一间很不起眼的店儿，阿松公正和善地与每一位路过的熟人、香客打招呼，咧着嘴笑。每次走上这条路时，脑海中总不自觉地浮现出许多曾经熟悉的面孔，比如阿海、阿六、阿土等，当然印象最深刻的便是阿松公。

阿松公，绰号白松，是一位残疾人，国字脸，颧骨高，剃着杨梅头，格外清瘦苍白，酷似小时常玩的街霸游戏里的角色，阿



潘振洲画

里斯咕。他手脚残疾，特别是右手严重萎缩，呈蜷曲状，抬手时总是微微颤抖。他的店儿，是一个神奇的聚宝盆，店虽不大，却摆着一个个透明的玻璃罐罐，里面装着稻秆绳、冬瓜条等零食，小木柜子里摆满大前门、牡丹等各种品牌的香烟。打我记事起，阿松公就静静地守候着塘路边这狭小的几乎转不开身的店儿。

若是有人来买东西，他用略微抖动的右手抓住柜台某个位置，然后很费力地拄起身子，用力扭开装有零食的透明罐罐。这几个动作要花去常人两倍以上的的时间。但是只要一打开玻璃罐盖，那沁人的芳香就直往人鼻孔里钻。

一次阿松公在裤子里弄了个抽奖箱，我破天荒地抽中了一等奖。奖品是一套水彩笔，阿公的脸色有点复杂，旋即开怀大笑：嗨，好好念书，将来中状元！嗯，我会好好念书！

在店儿拆迁若干年之后，阿松公也悄然离世，带走的还有谜团一样的身世。如今的我，用文字告诉阿松公，我有牢记他对我的嘱托，好好念书，好好工作！

杨老殿，西靠我的祖屋，大屋。有着400多年历史，占地20多亩的大屋，在上世

纪90年代中后期已被拆除，大屋几乎荡然无存，只剩下边角寥寥数间老房子。取而代之的是一条宽阔笔直且繁华的商业街，塘路的功能和地位亦被新建的商业街完全取代。塘路与商业街平行，相隔仅几十米，却俨然两个不同的世界。塘路静谧深幽，商业街热闹繁杂。

从杨老殿往前走，便是下塘头。印象中，这里便是塘路最繁华的地带，店铺一溜儿排开，打铁铺、酒厂、米厂、包子铺等，不过这些店铺如今大多改头换面了。驻足此处，仿佛还能看到路边米厂的门口村民排起了长龙，等着碾新米，酒厂里的白烟裹着香气滚滚而出，缓缓散去；叮叮当当，打铁铺里传来有节奏的敲击声，铁匠们赤着上身抡起手中的大锤，砸在通红的铁块上，黝黑的皮肤上尽显力量之美。

我不清楚塘路的历史到底有多久，只晓得很久很久，老人们说起码几百年以上，最早是一条海堤。

老人们说，塘路东曾是滩涂和汪洋大海，西侧是村民聚居区。四五十年前，塘路东侧只有寥寥几间房子，人们称作棺材坦、坟坦。据《温州地理》等文献记载，塘路最初作为一条海堤，始筑于北宋元丰年间，距今900多年。此后，勤劳的先民捍海筑塘，向大海要地，进行围涂，在旧海堤以东处又修建了新海堤。新海堤落成后，人们又在海堤的外侧围涂造地，就这样一环环地往外推移。而旧海堤走的人多了，慢慢便成了一条路。这大概就是塘路形成的由来罢。

如今，塘路东，密密麻麻全是房子了，有学校、菜场还有超市等，再往东还有科技园、小微园、高速公路等非常现代化的元素，而轻轨正在加快建设，不日将会通车。于是不禁感叹，我们的先辈们就是从山脚跟开始，向大海叫板，经过艰苦卓绝的奋斗，使沧海变桑田，才有今天这景象啊！

走过万水千山，心中仍然惦记着家乡那条窄窄的长长的塘路。塘路上的往事并不如烟，虽然落寞而沉寂，却早已定格成永恒的美丽。

八月的歌行

叶文兴

在无言的季节里感受
八月以日历翻飞的姿势来到
在高高的天台上眺望
城市一口口吞噬着稻香里的村庄

不羁的歌者啊
唱着没有词的歌词
沿着季节的方向
从天明到天黑一路奔跑
夜带着群山与歌者作伴
没有什么可以相赠
那就把诗歌唱给寂静
它们听到了一片苍茫

列车载着旅人走近又走远
似梦想忽近又忽远
八月的剧情终于到了最后一幕
台风把天幕染成一片绚烂

目光越过层层叠叠的楼群
远山似涌动的波浪
晚风吹不散燥热
扑扇着翅膀飞到无法预见的地方
歌者欲言又止
默默地吧八月、爱以及青春交给季节
然后
期待淋一场冷暖自知的雨



扫一扫 听朗读版



吃席

洪小兵

吃席指的是吃酒席，吃酒席，这词，来自民间说法，也就是我们通常说的份子钱。小时候在农村老家，我最高兴的事就是跟着祖母去亲戚家吃酒席。结婚喜宴、乔迁喜宴、小孩满月酒还有丧宴等等，事主都会大摆酒席宴请亲朋好友。在农村，酒席都会摆在自家门前道坦，亲朋好友，觥筹交错，欢声笑语，好一幅热闹的乡村喜庆情景。酒席之前，正亲会提早一天来家里住下，隔壁邻居也会来帮忙。而且正式酒席前，还有好几顿加餐，小吃。大人吃席，桌上四大盘硬菜不吃的，大伙儿把食物平均分掉，带回家给小孩子吃。

古人席地而坐，因此吃席也叫坐席。室内的地面铺上用竹篾编制的叫筵，在筵上再铺上用蒲草之类编制的叫席，席比筵短，筵只用铺一层，席可以多层，用来防潮，这就是筵席的由来。据古籍记载，天子的坐席要铺五层。《史记·乐书》曾记述铺筵席，陈尊俎，的设筵情况。后来，我们称饮食为设筵，称酒席为筵席。只是筵和席都是当时宴饮时铺在地上的坐具，后来，筵席一词就慢慢演变成吃酒席的专称了。筵席有上席和下席之分，用来区别尊卑之位。《史记·项羽本纪》中记载鸿门宴的座位，其中张良的地位最低，不叫坐，而叫侍，侍就是在旁边陪坐的意思。而鸿门宴中对坐席宴饮的描绘，可以看出，分餐在当时的上层阶级中占据主流地位。

吃席，要随份子，据说份子钱最早出现在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建国不久，就重新修订了制度，建立《乡饮酒礼》制度，规定，凡我同里之人，各遵守立法，其婚姻丧葬有乏，随力相助。穷人娶妻生子，大伙儿救济一下。朱元璋是穷人出身，从小知道民生疾苦，他提倡邻保相助，在别人需要帮助的时候帮人一把。原先只提供物品，后来出钱帮助。明清时期，份子钱的字眼也出现在文学作品中。《红楼梦》第四十四回写道，贾母提议大家凑

份子钱给凤姐过生日，还有在《儒林外史》第十七回写道：搬家那天，归故爷也来人情。份子钱就这样慢慢流行起来，吃席随份子钱成为人情来往、社交场合必不可少的礼仪，也成为中国人红白喜事吃席的标配项目。

民以食为天，食以味为先，味以和为贵，和以筵为尊。旧时的八仙桌，四边均等的坐次，谓天圆地方，共享天地和谐。现在吃席都是以圆桌为主，谓团圆美满，共享天伦之乐。冷盘加热菜，全鸡全鸭，吃席的顶配，满汉全席，吃得那叫档次和气氛，一个欢字。吃席对于中国人来说具有非常重要的象征意义。亲人团圆，朋友聚会，表达了亲情友情和人情。吃席一词，南北方叫法各不同。北方叫吃席，南方叫坐席，中原叫坐桌，还有叫吃汤水，中国地大物博，十里乡俗不同。吃席现在最通俗的叫法就是吃酒。吃席，不仅是乡人邻里之间的人情往来，更是一种民俗文化的传承。中国是礼仪大邦，席不摆三，一直延续至今，就是吃席不能只有三道菜。我的祖母、我的母亲一直教导我，不管家里有无来客人，桌上的菜不能只摆三道。中国人喜欢双数，寓吉祥美满之意。

中国人的吃席都以举箸共食为主。2003年SARS后，人们有了公筷的意识，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合餐吃席更容易让病毒扩散和传染，以箸就而搜之，夹涎入饕，于是分餐、公筷的话题再次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国家卫生部门也提倡家庭要配备分餐专用的筷子和调羹。中国从古时的分餐到现在的合餐，到吃席的公筷使用，无不显示社会的不断进步，观念的不断改变。

不管时代如何变迁，我依然相信，吃席仍然是舌尖文化的隆重上演，吃席的热闹依然是快意人生的江湖情怀。宴席之上的人们尽情欢畅，酒香浓，话当年，风雨人生也值得。

1941年，日军在马屿老街扔下两颗炸弹

黄乾文 口述 高志凯 整理

8月15日，是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78年前，1945年8月15日，日本正式宣布无条件投降，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取得了永载史册的伟大胜利。

近日，年过九旬的黄乾文老人带着温州抗战老兵志愿队队员，寻找与指认日军当年在马屿扔下两颗炸弹的地点。老人出生于1931年，祖祖辈辈在马北村务农。在寻找过程中，大家的心情异常沉重。抗战老兵志愿队专门走访参加过抗日战争的老兵和调查整理日本侵华的失落的民间史实。以下是黄乾文的口述。

那是1941年4月15日下午，一个晴朗的日子，虚岁11岁的我刚放学，一路玩着回家，鬼子（和许多村民及歌曲《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中提到的一样，我们称日本侵略者为鬼子，下同）的飞机（那时老百姓管飞机叫飞机，即会飞的轮船）从荆谷南口梅凹岭直飞马屿而来，低空飞行，南面的高岙村和隔岸北面的霞岙村的老百姓都可以看得到。一听说有飞机来了，大家都担心受到伤害，远远地

听到声音就纷纷设法躲避。

我放学即将到家时，亲眼看见飞机在老街上空降低飞行，发现邻居纷纷跑出屋外找地方躲避，我也跑到附近一簇竹丛中，趴在地上，仰面看着飞机。因为老师说过，如果飞机来了有可能会投下炸弹，那么还是跑出屋外，趴在竹丛里比较安全。那天，我就趴在竹丛里，亲历了鬼子飞机在马屿扔下两颗炸弹的全过程。

两颗炸弹，一颗扔在七甲殿下侧（东面），一颗扔在我家附近的大门台房子内，即现在的双屿北路与文昌街交叉口的东北侧，斜对面的文昌下街94、96、98、100号老房子还在，两颗炸弹相距一百多米。大门台是马屿老街最大的门台，门台里有一个大道坦，道坦后是房子，房子朝南，西半栋的前半间被炸得稀巴烂。爆炸后烟雾弥漫，我趴在离爆炸地约五十米的竹子丛里瑟瑟发抖，不久就闻到焦烟味。事后，大家纷纷赶赴大门台里观看，被炸死的是村民苏银良的老婆，苏显洪的母亲当年约40岁上下，被炸后也来不及请医生救治，

大家看着她那在悲惨的呻吟中很快死去，屋内的抽泣声一片。

据说飞机下降时，遇害者曾跑出屋外，到了道坦上却突然想起什么又跑回屋内，就在这时，鬼子扔了炸弹下来，她来不及跑离危险区，炸弹炸出一个相当于3个装谷子的稻桶那么大小的一个大坑，一块五六斤重的石础被位移动到炸剩的楼上去，家中的簾、箩筐等竹蔑制品被炸成碎片，许多半截的蔑头插进死者的身体，现场惨不忍睹。爆炸造成的一些碎片飞溅到老街对面，损坏了对面房子的门面与窗户。

而在七甲殿下侧，就是现在的心阁巷9号房子，当时屋里刚好没有人，可是弹片飞溅到邻居（相当于现在的文昌中街38、40号），导致一家三人当即死亡，死亡的户主一补被当场炸死，同时被炸死的还有他的老婆以及仅几岁大的小儿子。一补的大儿子叫阿宝（音），当时没在场，幸免被炸死，可是不久，十多岁的阿宝还是在邻居的视野内消失了，至今没有人知道他的下落。

讲文明 树新风 公益广告

加强思想道德建设

促进未成年人健康成长

瑞安市委宣传部
瑞安市融媒体中心宣
瑞安市精神文明建设指导中心

地址：浙江省瑞安市安阳街道万松东路218号 邮编：325299 电话：(0577) 总编办：65816333 发行部：65836178 广告部：65917777 广告发布登记证：3303812017001B 全年订价：258元 印刷：温州浙报文化有限公司